

福建能源报 创刊40周年征文选登

从报纸上的名字到笔下的时代

——我与《福建能源报》的双向奔赴

案头的旧报纸被阳光晒出淡淡的黄斑,指尖拂过,油墨香里的光阴突然活了过来——原来《福建能源报》已走过了四十载。那年秋天,在能源报编辑老师的笔下,我脱下矿帽与工具包,坐上久候的摩托车驶离矿山,身后是家人不舍的目光,身前是石狮热电公司高耸的厂房。如今想来不禁会心一笑,那个被文字定格的名字,后来竟也会握着笔,在同一份报纸上写下同事们的事迹;这张报纸不仅记录过我的青涩转身,更见证着一群能源人从煤炭领域走向风光火气核储的新赛道。四十年的风吹过纸页,那些被文字收藏的瞬间正顺着记忆的纹路漫过来,还有无数个“我们”,在时光里慢慢长成了现在的模样。

因为报道,我与报纸相遇

“你就是报纸上的那个小苏?”初到石狮热电时,我莫名地被身边的同事投来新奇的目光。2015年,煤炭行业正面临双重困境:一方面是日渐式微的发展前景,另一方面背负着传统产业用人过多的历史包袱。在日益严峻的市场形势下,我在原煤矿公司的鼓励下,迈出了“走出去”的第一步。虽是小小的一步,《福建能源报》的报道却让我第一次意识到:“文字能让平凡的奋斗被看见”。在石狮热电,这篇报道让我更快走入大家的视野,收到的许多鼓励,成了我在陌生城市扎稳脚跟的底气。那时的《福建能源报》于我而言,既是忠实的记录者,更是温暖的赋能者。

拿起笔,我成为故事的讲述者

在同事们的引导下,我开始更频繁地翻阅《福建能源报》。报纸上那些关于同事们的事迹,让我发现身边藏着无数为集团发展默默付出的人;而集团转型发展中涌现的新变化,更让我萌生了记录的冲动。参与石狮热电公司3号机技改工程时,我试着把工程里的关键节点、平凡岗位上的坚守片段写下来,那篇报道第一次见报时,我忽然明白:自己已从“被聚焦的个体”,变成了集团发展的“亲历者”。我笔下的小故事,不过是集团在新兴产业领域破浪前行的一个缩影。

通过写稿,我更深入地触摸到集团的历史脉络:从煤炭到电力的转型阵痛,从创业初期的筚路蓝缕到如今的蓬勃发展……这让我真切体会到,手中的笔不只是记录工具,更在传递着集团向上生长的力量。

四秩风华中,藏着无数个“我们”

回望《福建能源报》的四十年,我的经历不过是其中一个版面的微小注脚,却也深深感受到它的分量。这张报纸不仅报道过我,更镌刻着集团从起步到高质量发展的每一步足迹;它不仅书写过“明星员工”的高光时刻,更铭记着无数平凡岗位上的坚守。这些故事交织成网,共同构成了集团发展的精神底色。

翻阅旧报时会发现,早期的版面多聚焦生产指标,如今却满是绿色发展、科技创新的鲜活叙事。《福建能源报》自身的迭代,恰是集团做强做优做大的生动缩影。

以笔为媒,共赴更壮阔的未来

从曾经的“被记录者”到如今的“记录者”,我仍想用文字捕捉身边的故事,用笔触和镜头传递力量——让更多人看见集团发展的蓬勃活力。《福建能源报》作为集团对外的

窗口,必将继续与集团发展同心同向、同频共振,更深度地展现“一二三四五”发展战略下的能源化工故事。而我作为千万通讯员中的一员,也将是这场“未来叙事”的忠实参与者。我会循着四十年的笔墨初心,跟随《福建能源报》的老师,让每一个能化人火热的温度,都成为报纸再一个四十年里,最滚烫的注脚。

(苏永洪)

报纸里的“能源年轮”

推开泛黄的剪报本,30年来的鲜活铅字像一把钥匙,瞬间打开了我和这张报纸“缠绵”半生的时光闸门。从青葱岁月到两鬓微霜,它记录着我的笔耕不辍,我也见证着它从“煤炭”到“能源”的蝶变,四十年风华里,藏着我们这代能源人的全部青春。

初遇:带着煤屑味的“投稿单”

1995年我从学校毕业,揣着一肚子“文学梦”钻进了苏邦煤矿的井口。第一次下井,安全帽上的矿灯刺破黑暗,耳边是风筒的轰鸣和铁轨的叮当,老师傅们黧黑的脸上挂着汗珠,却笑着说“这是咱们能源人的‘阳光’”。这些鲜活的画面在我心里翻腾,总觉得该写点什么。

1996年春天,大同沟井办公室的老陈递来一张《福建煤炭报》,指着一篇文章说:“咱矿上的故事,得让更多人看见。”那天我趴在宿舍的木板桌上,借着昏黄的灯泡写了篇报道矿井劳动竞赛的文章,把矿井组织劳动竞赛,掘进上纲要的场景记了下来。稿子寄出时,信封上沾着没擦干净的煤屑,心里像揣了只兔子——那是我和这张报纸的第一次“对话”。

当然,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刊发出来,但却登在了苏邦煤矿的矿工报里。当同事们围着公告栏,指着我的名字和文章啧啧称赞时,我忽然明白:新闻报道不只是油墨和纸张,它更是基层工人的“扩音器”,是我们平凡工作里藏不住的光。

同行:跟着报纸“跑遍”矿山每个角落

后来,我成了专职通讯员,采访本换了一本又一本,足迹随着报纸的版面延伸。从苏邦煤矿所属各个矿井,到龙岩省属煤矿管委会,再到福建煤电公司,新罗区、永定区、漳平市等主要的煤矿生产基地,都留下过我采写新闻的脚步。

曾记得雨季时,为了采访防汛抢险工作,我背着照相机踩着没过脚踝的泥浆往井下跑,相机包上裹着塑料袋,怀里却紧紧揣着现场记录下的采访新闻信息,生怕雨水打湿了那些抢险队员的名字和那些感人的细节。为了采写夜间坚守岗位的职工,我曾经在凌晨1点到3点间爬上高耸山际的矸石山。为了采写煤矿工人作业场景,我多次和工人一起上下班,共同经历井下生产的每一个环节。当所有的艰辛最终都化

成散发着油墨香的“豆腐块”时,我总会自豪地笑着,因为这一刻我正在为煤矿做着自己应有的贡献。

这期间,有位恩师对我影响特别大,她就是报社前总编林海萍。她总说:“报纸不仅要沾泥土气、染烟火气,更要接能源魂。”她教我写诗歌时要“把输煤皮带写成五线谱”,写通讯时要“让每个数据都带着温度”。转眼间30年过去了,报纸也创刊40周年了。我已有400多篇稿子见报,有诗歌里跳动的井口灯光,有消息里滚烫的生产数据,也有散文里慢慢变老的矿区故事。每篇稿子背后,都有报社老师的红笔痕迹,都有采访对象的淳朴笑容,更有这张报纸陪我走过的日升月落。

共生:从“煤炭”到“能源”的变与不变

上周特地翻开了旧剪报本,翻出1996年的《福建煤炭报》,纸张已经发黄发脆,报头的“煤炭”二字却依然有力。再看看如今的《福建能源报》,新能源项目的图片、报道占据主导,报纸版面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灵动与鲜活。四十年间,报纸的名字变了,报道的主角从黑煤变成了绿色能源与高端材料,但那份“记录时代、连接人心”的初心,却一点没变。就像苏邦矿的老井口虽然已经变成了物业留守站,留守站里还住着许多当年一起下井的师傅们。这么多年了,他们虽然退休了,却总爱到物业留守站“寻找”《福建能源报》看,总爱拿着新报纸念叨:“你看这电厂就是不一样啊,你看这厂房那可全是电脑多先进啊。”而我,依然习惯在采访本上写下见闻,只是现在会用手机拍下现场视频,再配上文字发给编辑,写稿也用了电脑等设备,虽然老手艺里掺了新方法,但笔尖的温度,和1996年那天一样。

四十载报纸如镜,照见了能源行业的迭代升级;三十载笔耕如河,流淌着我与企业的休戚与共。当新同事问我“写稿的秘诀”,我总会翻开自己的那本剪报本:“你看,这每一个铅字里,都藏着咱能源人的心气儿。”或许未来的报纸会变成电子屏,或许我的笔会换成更轻便的设备,但那些在纸页间生长的记忆,那些和《福建能源报》一起走过的日子,永远是我心里最暖的光。毕竟,有些情怀,早就和报纸的油墨香一起,融进了生命里。

(林秀龙)

与《福建能源报》的四十年情缘

我的书架的顶层,珍藏着一摞微微泛黄的《福建煤炭报》和《福建能源报》。它们整齐码放,每一次轻抚,指尖触到的不仅是纸页,更是四十年的温暖情缘。

记忆的开端,是1985年秋季的一个午后。我在省煤炭工业设计院的图书室里,偶然翻到新创刊的《福建煤炭报》。那活泼的版面和浓郁的行业气息瞬间吸引了我。透过那些铅字与图片,我仿佛找到了精神的归宿——原来,我所投身的事,也有这样一片诗意与报道交织的园地。大学时期,我曾任院报记者和广播台编辑,心底一直埋着文学的种子。或许,我与这份报纸的缘分,早在初次邂逅时便已悄然结下。

从此,我不再只是安静的读者,更渴望

成为版面上的“主角”。1990年11月30日,我的评论《也谈散文诗》刊登在第四版,那份激动至今仍萦绕心头。我将剪报小心翼翼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——它不仅是一份荣誉,更是一种被看见、被认可的温暖。

后来,我成了报社的忠实通讯员。手中的钢笔字,经过编辑老师的精心斧正,化作端庄的铅字,登上副刊最醒目的位置。从1991年到1993年,我陆续发表了《天轮的独白》《难忘的记忆》《注重人物情绪的自然流动——观电影〈毛泽东的故事〉一得》《掘进,我们挥汗如雨》《心灵的构筑二章》等作品。1991年,我被评为年度优秀通讯员。这份报纸,成了我表达与倾诉的舞台,也记录着我与福建能源事业

共同燃烧的青春。

时光荏苒。1997年秋,我调任省煤炭工业研究所总工程师。报社与我所在单位近在咫尺,闲暇时我常去与编辑们交流,受益良多。后来,我调任《能源与环境》杂志常务副主编,与《福建煤炭报》的情缘依然延续。更名为《福建能源报》后,我继续在副刊发表了《我曾是一个打石仔》(身后,那严厉的目光——追忆我的父亲)等散文,这两篇作品后来入选《惠风薯韵——惠安作家优秀散文选》。此后,我又发表了《矿友的启示》等文章。

新冠疫情期间,我通过《福建能源报》相继发表了《齐心成城齐抗疫》《万众一心》《赞医魂》等诗作。报纸的形式在变,从纸质到电子版,但内核始终如一——它

始终是连接所有能源人的精神纽带。这份情缘,从我一人,延伸为“我们”一代代能源人的共同记忆。

如今,我已退休多年。福建能化集团为照顾老同志,仍坚持为我们寄送每一期《福建能源报》。每当新报送达,我戴上老花镜细细品读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。它记录的,不仅是行业的新闻,更是我的人生轨迹。它是我青春的见证,奋斗的注脚,也是我与无数战友虽已白发却从未中断的深厚情谊。

这份情缘,始于一张报纸,沉淀为一段人生,最终升华为一种信仰——对煤炭光明事业的信仰,对集体温暖的信仰,对岁月本身的信仰。与《福建能源报》的结识,充满四十年的情愫,久久回荡在心间。(郑宗明)